

# 中國美院聯手中央美院 「1:1計劃」系列展首展

作為新年的第一個展覽，中國美術學院用「1:1計劃」的方式呈現出兩位分別來自中國美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的重量級藝術家的展覽——《蘇新平：我是這樣一路走來/邱志傑：邱注上元燈綵計劃》。主辦方希望通過二人逾越了傳統視覺閱讀的經驗範疇的作品，解答當下內地紛紛揚揚的「美院不是培養藝術家搖籃」之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



## 蘇新平：200餘幅作品展現創作歷程

《蘇新平：我是這樣一路走來》，以「經驗與超驗」、「迷失的寓言」、「懸而未決」作為線索，對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蘇新平的創作歷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和分析，配合藝術家的獨白、評論家的旁白以及藝術家的對話，當天展出版畫、油畫等作品200餘幅。

蘇新平曾參加諸多國內外展覽，如日本、法國、美國、新加坡、芬蘭等，其作品被大英博物館、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福岡美術館等國內外機構收藏。美國藝術評論家和作家喬納森·古德曼評價說，蘇新平的藝術開始於鄉愁，結束於危機，將焦慮轉化為國際化的語言。蘇新平的形象通過強調命運感來處理現實世界，「沒有刻意要求我們的行為，而是對此狀況提出一種更為複雜的理解。」

蘇新平自己也表示，一直在試圖通過持續的實驗，尋找到適合自己獨特的語言方式和方法，希望用更準確和獨特的語言來表達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無論是早期的石版畫還是「慾望之海」、「乾杯」還是近年來的「風景」以及「八個東西」等系列，都是在探討這樣的話題。

## 邱志傑：對明代古畫的當代闡釋

明人的《上元燈綵圖》是一副再現元宵節期間南京老城南燈市與商賈集市盛況的風俗畫。基於對一副明代古畫《上元燈綵圖》的研究，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教授邱志傑自2010年開始「邱注上元燈綵計劃」，這是一個包括了寫作、繪畫、裝置和劇場的大型綜合計劃。在研究的基礎上，邱志傑提煉出108個地面的角色和28個空中的燈籠角色，製作了一系列的肖像，同時也是裝置的草圖。

當天的展覽除了繪畫作品之外，還包括了各種裝置作品，趣味十足。邱志傑認為，《上元燈綵圖》一方面很社會很全景，另一方面又比《清明上河圖》更集中在人的精神世界，這樣一種物品其實是用來全面演練歷史觀和社會觀的一種道具。

藝術評論家、獨立策展人鮑棟認為，在「邱注上元燈綵計劃」這件作品中，邱志傑表現出了他開闊的思考格局與一種散點式的構造能力，使他在「考古/想像」維度上的藝術實踐有了一個優秀案例。

## 冀中央美院美術館同展

作為2015年新年的第一個展覽檔期，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副館長、展覽總策劃楊勁松說，舉辦這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展，是基於中央美術學院的蘇新平教授和中國美術學院邱志傑教授，都是先後畢業於兩校同一專業——版畫系的畢業生，都蜚聲海內外，同時又都是執教於兩校的在職教師。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說，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兩所美院都誕生在上世紀初，儘管中國藝術的振興方案和教育實踐的不同，使得兩所學校現在有深刻的不同，但是兩所美院比肩而立，共同擔當了中國藝術教育的重要職責。

作為對中國美術學院「1:1計劃」的回應，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是把這個展覽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裡實施。兩所院校共同擔負起將中國藝術文化提到時代文化的前沿高度這一歷史責任，為中國高等美術教學，美院的學術研究和發展貢獻力量。

展覽期間，針對當下內地紛紛揚揚的「美院不是培養藝術家的搖籃」的疑問，展覽還準備了一系列相關的學術研討會，還會以藝術家與觀眾面對面交流來進行一系列的推廣活動。展覽將持續到1月25日。



邱志傑臨摹註解的《上元燈綵圖》(局部)

蘇新平平面油畫《奔波的人》

# 中國美協副主席許欽松：鄭澤生的作品把我嚇了一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日前，廣東美術館「行經——鄭澤生作品展」正式開展。一個籍籍無名、沒有受過任何學院訓練、也沒有辦過任何展覽的「藝術行走者」，打破廣東美術館的常規，用四個展廳呈現了他的繪畫，他就是鄭澤生。一個完全不在意於油畫外在形式，不在意於通行的審美準則，類似原生態的繪畫語言，對生死、對人性、對信仰發出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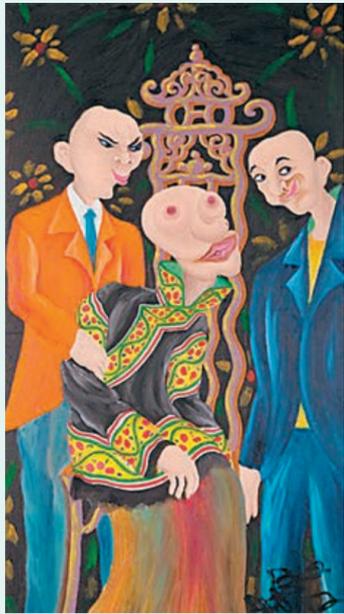
## 從坎坷身世到藝術的急轉彎

鄭澤生，1972年出生於廣東豐順縣一個貧困家庭，跟所有幸福的孩子不一樣，他從小就經歷父親去世、7歲時被人拐賣，乞討為生，後又差點被賣給戲班，稍大他到深圳打拚，經歷商場上的爾虞我詐，他的生意雖然做得不錯，但他的心思從不在生意現場。曲折卻也豐富的人生閱歷，使他積攢了太多非說不可的話。

沒有上過一天學的他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但色彩成為點亮他心靈的火焰。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起初，我跟隨很多人上了一条大船，船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偽造人形的禽獸，他們想扒光我、吃掉我，甚至想推我入海。我用畫作來排解內心的恐懼、煩躁。」鄭澤生在痛苦的時候拿起畫筆，但在描繪的過程中卻常常捲入更深的痛苦之中，精神的對抗幾近撕裂，他身體極度虛弱，患上了抑鬱症。他的畫面陰鬱、幽暗、妄念叢生。最後，鄭澤生試圖通過



鄭澤生個人作品展《行經》在廣東美術館開展



鄭澤生畫作

旅遊緩解精神的痛苦。

2004年，鄭澤生接到邀請參加了一場在西藏12年才舉辦一次的佛教密宗法會，一路入藏，匍匐在地五體跪拜的藏民震撼到他的內心，也開啟了他繪畫和靈魂之門。這趟旅行完成了他從生命到藝術的急轉彎，2005年他定居雲南麗江，潛心畫畫和修行。此後他的畫面，走出了地獄走進了天堂，變得明亮、純淨，畫面中的一切似乎都變得輕盈起來。他說：「終於，在天際發現了一個小島，它這樣美，從未被污染過，喚醒了我，我的心越來越安靜明亮。」

## 藝評

# 淺談純藝術之工作室 (下)

至於工作室本身的位置，又有否同其他工作室有所關連呢？這個是當然，不少工作室的附近都會有其他的存在，雖然創作的內容不大相同，但物以類聚的情況下，就成為了一個藝術社群或社區(本文將不會談及藝術社群或社區的課題)。

藝術創作雖然是單一而且孤獨的工作，但工作室則沒有需要孤獨的理由，反而工作室有不少和其他工作室共存的理由：第一當然就是在物以類聚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藝術社群，這無論從易於交流、討論或是互相照應等角度出發，都是一個合理原因。其實這一點也不用刻意處理，因為不少藝術家在尋找工作室時，都會自然地在某幾個純藝術工作室社區中去找——近年亦不乏各大院校藝術系的畢業生在那些區域中尋找。除此之外，近年不少工作室的開放活動，都是以一些藝術社群為基礎，這亦是另外一個使工作室集結的原因。

當然在這些工作室內，並非都在進行藝術創作，他們可能在作為工作室的同時，亦有不同類型的用途：可以是單一工種，亦可多元化。

## 去哪參觀工作室？

工作室本身就是存有多種可能性的地方。除了創作外，其他常見於純藝術中的多個藝術工作工序，都可在工作室中出現，如藝術行政、計劃書籌備、展覽策劃、教學或是把工作室用於展覽。雖然不同用途出現於用來創作的「工作室」中，可能有點奇怪，但又十分合理，因為「工作室」本身就存有因應藝術家的需要而改變其某些用途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又不會因創作的需要而改變。

雖然工作室內出現不同用途，但根本的用途仍沒改變，仍然是緊扣「純藝術」。讀者單從筆者的描述，可能對藝術家的「工作室」有了一點點概念，但由文章中閱讀到的內容，可能未必滿足到讀者，正如人們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到底香港在哪兒可以找到工作室而且又會對外開放呢？又有沒有時間限定呢？最好當然是能一次過參觀多個工作室。

一般藝術家的工作室，就如其名：是工作

室——是工作而非參觀的地方，但是每年都會有不同的藝術社區，都會有工作室自發地組織和舉辦工作室開放活動，亦有官方的藝術村舉辦藝術展，當中包括工作室開放活動，不論是那一類開放活動，周邊都會有大量不同的活動，如展覽、討論、分享等等。

## 「伏炭」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在眾多的工作室開放活動中，筆者建議觀眾可先參觀「伏炭」，上一次的工作室開放活動在2014年1月，以連續三個星期六和星期日舉行，「伏炭」位於火炭工廠區的工業大廈內，當中有上百間工作室參加了這次的開放活動，觀眾能夠參觀到工作室的同時，工作室內亦會展出一些於該工作室的藝術家作品，觀眾更可以和創作那些作品的藝術家交談。

印象中，「伏炭」這個工作室開放活動已經舉辦十年，由於鄰近中文大學以及當時該區工廠大廈的租金較平，所以不少藝術系學生和畢業生都在那附近尋找工作室，久而久之，工作室的位置，由集中在火炭工廠區的一兩座大廈內慢慢擴散至該區的不同工廠大廈內，而工作室的界別亦開始多元化，但感覺仍然以純藝術為主，而在工作室的周邊，更加增加了不少商業性的畫廊，這些條件的發展下，使工作室慢慢發展成今天的「伏炭」。(詳情可以留意官方網頁 <http://www.fotanian.org>)

而另外一個介紹的工作室開放活動，就是位於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上一次的工作室開放活動在2013年12月，亦是該中心「藝術節」的其中一個項目，由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租戶較為多元化，有純藝術、表演藝術、傳統工藝、畫廊、手作以至商店等等，所以純藝術的工作室數量不高，但若果由這兒作為起點，會是一個不錯的起點來初步認識各種不同的藝術界別。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是一個打正旗號以藝術村為重點的藝術社區，所以租戶由多個不同類型的藝術範疇所組成，成了一個多元化的藝術村。(詳情可以留意官方網頁 <http://www.jccac.org.hk/>) 文：謝諾麟